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三十五回 亂人倫叔嫂暗通姦

話說他男女三人，不容分說，把忠良扯，往墳外就走，要到高大人的衙門去講。忠良一見，說：「這還了得！撞揪命臣，反咧，反咧！」朱秀才聞聽大人之言，說：「既是命臣，越當講理。無緣無故地硬創墳開棺相驗，死人又無傷痕，請問尊駕：這種事，大人也有不是無有？」劉爺還未開言，忽見人群中擠進一人來，高聲喊，說：「朱亮！你打抱不平，我還要打個抱不平呢！」壞肉聞聽，只當是他手下的王雜子、良崽子，連說：「快來呀！咱們大家揪著他上高大人的衙門！」那人說：「揪誰呀？祖宗來揪你這個狗養出來的、這個酸卵子日的！」朱亮聞聽，說：「你怎麼罵起來咧？」那人說：「光罵敢自便宜你，我還要教導你呢！」兩下裡說著，趕上前去，一伸手，將狂生壞肉揪住咧，說：「你過來罷！」往懷裡一帶，帶得狂生幾乎跌倒。且說陳大勇等也就上前，將他男女二人拉開。清官得便，連忙又坐在公位之上，說：「真乃可惡！」一邊說著話，舉目觀瞧揪朱亮的那個人，今日又掛了畫來咧：頭戴一頂氈帽，穿一件自來破先溺的青縐綢棉袍子，外帶著一身油泥，裡邊並無襯衣，可是打過腔兒，無帶子，係著一根單錢串，腳上是白布夾襪，雙飛燕的緞鞋，一雙星星眼，這就是大人昨日酒舖中見的那個吳二匪。忠良看罷，心中暗想：他今日來出頭，這件事倒有了轉轉咧，本府看他怎麼樣。

且說吳二匪一手揪住狂生，說：「我把你這個姑子養的野種，你和舉人通同一氣謀害人命，凌辱官長，你哪知這件事我目睹眼見的！爽利告訴你罷：老爺子是個夜貓子，那日照顧他們家去咧，我在窗外站著，把窗戶紙舔破，向屋裡一看——那不就是那個小女人，和南邊站著這個男人，他們噉噉喳喳，說了幾句話，我在窗外也聽不真。說完了話，那個女人就把牀上躺著的那男子的脖子攙住咧，手裡還拿著一根三尺多長的有核桃粗的木棍子，南邊站著那個男人遞過個瓷瓶子，卻被他們倆身子把我擋住咧，我可沒有看見是怎麼樣害死的。這是我親眼見的，你竟欺官，我做個見證咧！」

且說吳仁叔嫂一聞此言，魂都嚇冒。

只聽吳二前後話，嚇壞叔嫂兩個人。吳仁暗暗說「不好，此事倒要得留神。若被這人說破了，我倆殘生定要坑。」想罷連忙往上走，眼望吳二把話云：「原來你是賊鼠輩，暗暗溜到我家門。偷看我等或者有，攙著病人卻是真。我遞瓷瓶原不假，那是藥材裡邊存。你就誤把這些話，將無作有訛詐人！」吳仁言詞還未盡，狂生壞肉把話云：「你必然，素與吳宅有舊恨，今日當堂誣賴人。咱們這裡不用講，去到那，撫台衙門把理分！」狂生越說越得勁，吳二聞聽大動噴，追上壞肉就要打，劉爺聞言把話云。

且說吳二聞聽朱亮之言，濁氣攻心，趕上前去就要講打。

劉太爺一見，連說：「不可動手！本府自有道理。」復又說：「那人鬆手，你過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吳二聞聽，這才鬆了狂生，走至劉爺跟前站住，眾公差一齊斷喝，說：「跪下，跪下！」

大人一見，說：「不要威唬於他。」是。」公差答應，退閃不提。再說劉爺眼望吳二匪，講話說：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吳二聞聽，說：「小的不認得老爺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再仔細瞧來。」

吳二復又留神，把大人尊容端詳了一會，口內說：「呵呵呵，是咧。」說：「小的看著老爺好像昨日酒舖子裡賣硬面饅饅的那位大哥。」劉大人說：「好眼力，不錯咧！」吳二聞聽劉大人之言，直唬了一跳！

列公，你說他怕在那一塊兒？皆因他昨日在酒舖中，他把劉爺真當作賣硬面饅饅的咧！拿著大人玩笑，他又要和大人圓房，鬧了個難！吃了一個硬面饅饅還是賒著。這會兒他才明白咧，原來是此處的知府，假扮的賣硬面饅饅的，你叫他如何不怕？書裡講明。

且說吳二聽大人之言，不敢怠慢，一回手，打腰裡掏出了有一百多錢，原來是一根棉花線的錢串穿著，忙忙擱下六個老錢來，說：「小的昨日還該老爺個饅饅錢呢！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什麼大意思，擾了我就是咧。」兩邊書吏見大人這宗勁，一個個抵嘴兒笑。劉爺又問，說：「本府問你，吳宅這件事情，你果然看真咧嗎？」吳二匪說：「這也撒得謊？我的賣硬面饅饅的老爺子！」大人聞聽，腹內暗笑，說：「好一個粗魯之人！」

忠良又說：「你既然看真，為何方才本府相驗，又無破綻？再者，你說盜瓶，想來必是毒藥。既是毒藥害死，為何死鬼七竅內又不見綠紅，通身也不發紫，這是何故？」吳二聞聽，說：「我知道嗎？要不然，拿刀子把死鬼這個撈毛相分的肚子挑開，再看看也可以，是他媽個死不中用的人罷咧！」劉爺聞聽吳二之言，猛然省悟。

清官聞聽前後話，提醒諸城縣內人：「哎呀我的主意錯，刷屍而驗外五形，內中萬一有緣故，本府如何斷得清？」

吳二之言真有理，少不得如此這般行！」大人想罷忙吩咐：「吳仁、趙氏與狂生，本府既來創墳驗，必有緣故在其中。你們想：劉某本是中堂後，大清國律豈不明？創墳開棺非為己，皆因為，聖主親點理民情。不用你們發急躁，眼下立刻見分明。死屍真若無緣故，我劉某，情願丟官領罪名！」大人說罷一扭項：「乍作留神要你聽：快將那，死屍肚腹豁開看，便曉其中這段情。」

大人說：「今日要明此案，必須用刀將死人肚腹豁開，方能明白。」劉爺言還未盡，忽聽男女三人一齊嚷起來咧，說：「好一個貪官！擅自將墳創開，開棺材相驗，把死人拉出來，硬刷了一水，好呀，索性要開膛咧！」又聽趙氏哭著說：「該我男人犯了什麼罪過，死後翻屍搗骨，還要開膛？」他裝得那宗腔調兒，哭喊不止。且說大人吩咐乍作李五：「將死屍肚腹用刀挑開，仔細相驗。」乍作答應，不敢怠慢，轉身而走，又到死屍的跟前站住。你說墳外那些觀看熱鬧的百姓，一齊亂嚷，說：「瞧呀，瞧呀，豁肚子咧！要開膛咧！遲一會還要大卸八塊呢！」哄齊都往上擁擠。大人一見，吩咐青衣：「告訴他們，不可擁擠喊叫。」公差答應，向墳外開言，說：「大人吩咐咧，不叫擁擠喊叫，那一個不聽，先就拿他試刀咧！」眾人聞聽，這才不敢喧嘩。

且說乍作一回手，將解手尖刀拔出，向靴底兒上扛了一扛，貓腰用刀將死人肚腹「唵」一聲挑開——這才受聞呢！麻木涼香苦辣酸甜全有！說罷，用手掰開肚腹，將五臟拉出，放在蘆席上面，細細驗看多時，並無緣故。驗罷，轉身來到大人跟前打了一個千兒，說：「小的回大人，五臟驗明，實在的無傷。」

這劉大人聞聽，這一驚非小。

清官聞聽乍作話，肺腑著忙吃一驚。大人的羅鍋直了一半，暗說「此事了不成。內外五形全驗過，並無破綻與傷痕，眼下真若無緣故，叫我怎樣對人云？洗屍開腹來相驗，白鬧半天無隱情，又把吳仁革了舉，本府一定耽考成。

丟官罷職卻是小事，有玷先父劉氏門。想當初，我父當朝為宰相，轟轟烈烈在朝中。目今到了劉某我，深感當今主聖明。我的父，一怒之間翻了臉，二位兄長喪殘生！劉某多虧皇太后，保舉一本救劉墉，將我認作乾殿下，乾隆佛爺主准情。又將我，御筆欽點江寧府，浩蕩皇恩別當輕。

劉某丹心無二意，也不過，臣子知恩好盡忠。蒼天怎不遂人願？江寧遇見怪事情！件件椿椿皆有證，到歸齊，畫餅充饑竟落空！此事叫我如何辦？就是神仙也不能。」大人越思越著窄，如坐針氈一般同，急得通身出燥汗，思前想後好不明。大人為難時多會，眼望著，吳二開言把話明。

大人思想這件事，實無頭緒，心內著急，低頭暗想，想夠多時，抬頭眼望吳二講話，說：「本府方才令人將死屍肚腹用刀挑開，驗看五臟，也並無緣故。這可如何？」吳二聞聽，說：「這就難辦咧！驗又無傷，明明的我看見的，此事就是那個婦人的身子擋住咧，無得看見他怎樣害死的。唔！這都是我這個王八命的嘴快，愛管閒事，才叫大人跟著受累！」復又說：「大人不必為難，我倒有個主意。」劉爺說：「什麼主意？」吳二說：「大人如今拿我紮個法子，問我一個誣賴好人之罪，把大人摘出，我和這一起子狗日的滾上就是了！」劉爺聞聽吳二之言，腹內說：「真好個直腸漢！」想罷，將手一擺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」吳二說：「使

不得，這可怎麼樣呢？」

不言吳二也替大人為難，且說吳仁叔嫂和狂生壞肉，男女三人見劉爺命人將死鬼屍身肚腹割開，取出五臟相驗，又聽說無傷，亦發不依咧！一齊喊嚷，叫道說：「好貪官！你是一府尊父之公祖，這樣的胡為，豈不有負當今爵祿？可惜了的這個知府給你！」大人聞聽，又是氣又是著急。忽聽吳二匪開言說：「好奇怪！驗呢，又驗不出來；拿水刷呢，又刷不出來；取出五臟瞧，又瞧不出來。難道說把腸子翻個過看看不成？」你說吳二一句無心話，倒把個劉爺提醒，說：「是呀！此事再不是毒藥，必是什麼東西吃在腹中，先到肚子裡邊，然後才變糞歸腸，往下行去。何用翻腸子？把肚子翻過，便見明白。」大人思想，高聲吩咐。

清官想罷高聲叫：「忤作留神你是聽：快把肚子豁開了看，定有緣故在其中！」忤作聞聽不怠慢，又把尖刀手中擎，低頭仔細席上看，認準拿在手中存。尖刀上面只一挑，只聽「吱嘍」響一聲，刀割肚子分兩下，留神看：倒把忤作吃一驚！復又向地只一抖，把一個，毒物東西抖在塵。

且說忤作用刀豁開肚子，向地下一抖，噴鼻氣味難聞，將糞袋那一宗毒物，抖在塵埃。大家一瞧，齊聲大嚷：「有咧，有咧！敢則是個東西，怎麼進去呢？真奇怪！」

不言眾人閒談，再說劉爺聞聽說「有咧」這麼一句話，大人連忙走至跟前一看：原來是一尺多長的一條菜花蛇死在糞內！

列公想理：這個東西怎麼進去的？真是萬人想不到的巧計！諸公細聽。

且說大人一見，說：「好奸計！巧毒計！」說罷，轉身歸公位坐下，吩咐：「帶男女三人，預備刑具！」手下人答應，將帶來的刑具夾棍、拶指等，都放在公案以前。左右登時帶過男女三人，他們見有了賊證咧，立刻魂都嚇冒，這才一齊跪下。

劉大人一見，吩咐手下：「先將這萬惡的囚徒吳仁夾起來，然後再將無恥的淫婦趙氏拶上！」這公差齊聲答應，立刻把他叔嫂二人俱各上刑。大人吩咐攏繩，下面答應，將繩一攏，吳仁、趙氏背過氣去。用涼水噴醒，劉爺這才問話：「你們還有什麼分辯？從實招來！但有虛言，管叫你們狗命難逃！」劉大人這夾棍、拶指，乃五刑之祖，他雖然心毒意狠，到底是細皮嫩肉，如何禁受？聞聽大人之言，說：「招了，招了！」趙氏先就講話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因犯婦的男人吳祥，娶奴過門，未有三個月，他就貿易上北京而去，有五年的光景，總不見歸家。奴與小叔吳仁，曠夫怨女，勾引成奸，將有四載。忽然上月奴的夫主吳祥自京回家，誰知又得了縮陽不舉之症，竟成了廢物！」

奴與小叔商議，要將吳祥謀害。先前小叔不允，後來從之。無物可害。這一天，奴在花園之中閒遊，猛見花棵底下，有一條小長蟲盤繞。犯婦一見，得了主意，連忙用瓷瓶將他裝起。這是九月十一日，奴家終日喂養其蛇，難以下手。等到了昨日，二十七日，天有二更以後，奴的夫主大醉而歸，進門躺在牀上，人事不省。奴家一見，忙叫小叔吳仁進房，將瓷瓶遞與小婦人，幫著奴摟住吳祥的脖子，用小小的二尺多長的竹筒，將長蛇裝在竹筒裡邊，那頭兒插在醉漢的嘴內，這頭兒，再用鞭桿子香尖一根，順著竹筒向長蛇尾巴上一燒，其蛇疼痛難禁，自然向那頭逃生，所以才鑽入醉漢的咽喉，直入五臟，外邊又不能見傷，就是這樣害死的。」大人聞聽趙氏之言，氣得眉上生煙。

清官聞聽趙氏話，將牙銼碎把話云：「世間少有這惡婦，碎剛凌遲還算輕！」大人又把吳仁問：「可是這樣害殘生？」囚徒下面頭碰地，說道是：「趙氏言詞是真情。」

忠良聞聽提起筆，判斷奇冤案一宗：舉人吳仁真禽獸，與嫂通姦謀害兄，有壞五倫非人類，當問立斬頃冒紅。趙氏傷天行萬惡，罪應凌遲萬副身。秀才朱亮多管事，行文革退去衣巾，然後再打三十板，枷號兩月再開刑。吳二雖然係偷盜，並未犯事到官中。可喜他，心直口快最相熟，敢做敢當報不平，官賞白銀五十兩，從今後，棄卻偷盜做經營。劉公判斷創墳案，轟動金陵這座城。事畢的，忠良上轎回衙轉；忽聽得，「冤枉，冤哉！大人施恩救小的！」

這件事應當了不成！